南渡錄

南

寺丞前工科都給事中臣李清恭[illegible]

崇禎十七年甲申四月丁亥福王至自淮[illegible]王諱由崧、神宗孫、先福王常洵世子、[illegible]出開邸河南府、十四年流賊陷河南遇害、[illegible]河北

終制嗣封、　毅宗手擇宮中貨玉帶付內使賜之。十七

年、復因寇入河北、流離入淮安。時北都失守、　毅宗殉

前、以倫以序應屬福王、而迎立潞王之議起。潞王名常

淓、　神宗侄也。因江南在籍諸臣、恐福王立後、或追怨

妖書及梃擊移宮等案、謂潞王立則不惟釋罪且邀功

輔臣一一動心於禍福遂令忠憤何用以為功面目顧不知悠於此

時以廢籍少宗伯兩入留都倡議者錢謙益也于是兵部侍郎呂大器主謙益議甚力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丁憂山東僉事雷縯祚禮部郎中周鑣亦往來遊說獨逆案為民阮大鋮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密且心與燉厎書言不可時王聞懼不得立書名南竄總兵高杰與黃得功劉良佐協謀擁戴劉澤清素狡先附立潞議至是以兵不敢改計從杰等南都諸臣不知也方列王不孝不弟等七款貽漕督史可法移貽士英為立潞王不知杰等與士英已歃血議立王矣可法

知事勢已決始具舟設迎而吏科李沾與御史郭維經陳良弼等復倡言于内然持異議者猶哅哅也獨沾歷階而上面折大器云今日之事何事論典礼則礼莫重於尊君論典兵則兵莫先于衛主倘有異議者即以一死徇之禮成告廟約二十八日登舟迎駕王先日清晨大器意尚猶豫沾心忿馳至各堂臣所欲追尋異議之人方定先數日前士英書約沾等云北事果真又有倫序親賢早正名位吾輩方可不負朝廷不禍身家故沾争甚力二十九日王舟抵燕子磯三十日以王礼見百

宮素衣角帶茶款語語及大行輒哭失聲語嗣立輒遜
謝
五月戊子朔福王謁　孝陵入謁奉先殿出駐行宮群臣
進見勸進辭
初一日首謁　孝陵至陵避御路自西門入祭告隕泣
畢禮問　懿文太子陵安在遂往聽拜已入朝陽門由
東華門步過殿陛謁奉先殿出西華門止內守備府諸
臣入朝拜訖共商戰守何法奏對良久御史祁彪佳奏
以紀綱法度為立國本言術大獄及用人二事朝罷會

議登極監國依以先行監國為便蓋愈推讓愈見王志復國然無亟登大位心乃以金鑄監國錄

已丑群臣上箋勸進凡三上不允止允監國

庚寅福王監國于南京

是日王先行拜天禮升殿受監國寶群臣礼畢始退兵部侍郎呂大器心怵前議欲請後日即登極御史祁彪佳以爭辭監國之名極正今不兩日即登極何以服人心而謝江北諸將士宜俟發喪滿服後從之初揚州進士鄭元勲開迎潞議容言于工科左李清清曰禍從此

立福王是亦如不立負荷何

始矣　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繫人心豈可舍孫立任
況應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扶楚鄭芝龍
扶益各扶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即立置福
王何地死之抑幽之耶是動天下兵也時草野聞立潞
非序皆不平及王監國人心乃定
以監國諭天下大赦
諭曰我國家　二祖開天昭宣鴻業　列宗繼緒累積
深仁　大行皇帝躬行節儉勵志焦勞宵旰十有七載
力圖勦寇安民昊天不弔寇虐日猖乃敢震驚宮闕以

致龍馭升遐英靈訢天怨氣結地嗚呼慟哉孤避亂江淮驚聞凶訃既痛社稷之墟益激父母之讐矢不俱生志圖必報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堪乃茲臣庶敦爾來迎謂倡義不可無主神器不可久虛因序附推連章勸進固辭未獲勉徇輿情于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三日暫受監國之號朝見臣民于南都孤夙夜兢兢惟思迅掃大憝廓清大難德涼任重如墜谷淵全仗是助猶賴爾臣民共與天下更始可大赦天下

發大行皇帝喪諭天下

諭曰 先帝天縱神資丕承弘緒適逢國步多艱民生日蹙勤學立政罔有休暇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 先帝之焦勞者也不期以禮使臣而臣以不忠報以仁養民而民以不義報彝倫攸斁報施反常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甚於今日者也馴見妖氛日熾戕我赤子辱我宗藩敗我陵寢四海人心莫不欲滅此而後朝食乃 先帝愛惜愈加招撫彌切無非欲化頑為良轉亂歸治何皇天不弔逆有今年三月十九之事猝及 國母拖焰相從嗚呼痛哉孤雖渺質片氣猶存暫膺監國益切除

免謹哀告于臣民庶憐予多取喪礼依舊制以日易月
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督撫鎮守都布按
三司官員地方攸縣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于本
處哭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
諭告中外咸使聞知
壬辰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為吏部尚書補本部引
官猶平渫弼明等
命以北推總兵張應元仍鎮守承天等處
命兵部郎中鄭元吉宣諭各鎮

元吉先為總兵高傑監軍至是言闖賊膽横心雄就〻
滑梁且徐邸間諸鎮騈集兵民未馴欲親往宣諭務令
相安以拒逆賊又聞高傑已駐揚州請發萬金并往犒
賚然後會合文武諭以大義共固江淮從之元吉渡江
躬行諸鎮營酬頒犒賚勉以大義又言江南輦轂重地
不便安插家口諸鎮唯唯時傳黃得功劉澤清高杰等
爭占揚郡元吉復泊舟儀真會得功先至移書期以首
倡協恭共奬王室得功答書如元吉旨乃挾白來纖隙
視澤清與傑嫌始漸解元吉請督輔可法速赴任為四

後月批改一一相反

鎮畫地分守又以傑所率兵稍強而橫乃議以傑兵隸可法外示親信陰寓調劑庶不至淩虐一方民皆其苦心也

御史祁彪佳疏陳致治大本監國嘉納之疏言殿下渙頒大號沛發明綸雖爲繼統實全創業以仁厚歸群情又以嚴肅定衆志此明紀綱飭法度之心也伏望申諭群臣此時與創業當遵守勿以多事逐紛爭之端名器益當慎重勿以乏才啟濫倖之竇人才不可不愛惜而自媒之徑必不可開官爵不可不優崇而

踈遠之階必不可有恩賞固宜普當為可繼之地勿生無厭之覬覦開釋固宜速當核可原之條勿恭罔貸之刑棄庶幾紀綱明法度飭然後以輕徭薄賦收民心以舉賢録才收士心以信賞必罰收將卒之心言守固戰勝矣更有進者殿下一心尤為紀綱法度之本念念敬天則天庥必滋至念念法祖則祖澤益靈長念念動民則民情愈欣戴後共言皆驗

允廷推進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改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為禮部尚書進東閣大學士

供入閣辦事總督鳳陽部院馬士英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督鳳陽

時弘圖陳新政切要八事一曰正義斷欲下明詔正逆賊之罪以鼓忠義二曰御講幄欲上供釋服吏日直講三曰設記註欲名詞臣侍立紀監國言動送貯內閣四曰睦親藩欲依列聖踐极遣使各藩賫璽書慰告五曰議廟號欲製列聖主權祔奉先殿仍于孝陵側望祭列聖山陵六曰嚴章奏欲無使小人矯借端立說脫罪倖恩七曰固江防欲將江北河北山東等處正稅本折

等從崇禎十六年以至十七年盡行斷免無爲賊小忠所惑八日擇詔欲遣詞臣科臣招徠朝鮮以覘女直之逆順合龍並嘉納之

甲午陞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爲禮部尚書在籍禮部尚書王鐸以原官並兼東閣大學士同入閣辦事

曰廣附立潞議故監國未點命再推詞臣數人乃並吏以鐸陳子壯黃道周疏上曰廣與鐸俱點閣臣可法等爲曰廣力請然亦見監國之無意也曰廣尋辭尚書銜改左侍郎

推補科員張元始等

凡六員

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堪賡為戶部尚書兵部侍郎呂大器為吏部左侍郎起陞原任陝西巡撫練國事為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原任天津巡撫賀世壽為禮部左侍郎陞太常寺卿何應瑞為工部左侍郎應天府尹劉士禎為通政使司通政使

國寶先撫關中坐流賊不靖戍

乙未改補吏部司官倪加慶鄭允誠葉廷秀等

加慶先為户部以堂官侯恂錢粮詿誤閣臣可法先與
同宗知其敏捷允誠以兵部主事建言廷秀以救黄道
周廷杖俱致補
復起劉宗周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宗周 先帝時以救言官熊開元姜埰等落籍至是召
還、
命御史祁彪佳宣撫江南
北都之變重以高傑兵鎮揚州江北六 民奔避無賴隸
攙搶掠或假忠義名荼毒從逆諸姓蘇松常鎮為最虐

佳昔按吳有威望故命之刑斬偽詔宣布赦款甄別有

司贊否三吳宴然

命止江督和紳成入援

夙闓闖逆將來故止之

陞吏部郎中徐一范以尚寶司卿

一范先以御史按河南請

兵部請設防江水師定額五萬添設兩鎮畫地分防仍復

操江提督大臣協理俱允行

舊制操江提督憲臣與勳臣並設　先帝時欲專任誠

意伯劉孔昭故罷恩因亦是兵部從郎中萬元吉議請從

舊從之

陞補李沾張元始沈胤培左懋第李清等為吏戶禮兵工

各科都給事中羅萬象錢增等為各科左右給事中

時刑科右錢增脹劉未終疏辭隨具東南第一隱憂一

疏內稱江南以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外以太湖為

腹以大海為尾閭以三江入海為血脈自吳淞淹塞東

江微細獨存婁江一流而婁江之尋亡十里曰劉家河

一名下江乃吳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藉此以歸墟

此節海防之說從當日李侯為北第一著

致勝閘啖劉河自然深廣運艘布船走集于北國朝二百七十餘年潮汐泥沙日就淺狹今漸淤滿不一年竟成平陸東流之水逆而西向灌溉無資若旱魃為虐則平疇龜坼萬一大浸稽天如萬曆之戊申天啟之甲子洪流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郡之田廬為壑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民生國計何但事關大利害大工役非一郡一邑所能濟考之先朝水利有尚官特遣興役者永樂間夏原吉白茅之役也有尚委撫臣奏績者宣德間周忱嘉靖間李充嗣萬曆間

海瑞吳淞白茅之役也成蹟具在特在審斷必行上嘉

納之命浙直撫按速議舉行

楚撫何騰蛟報奏恢復德安府隨州

戊戌吏部尚書張慎言陳中興十議下部酌行

一曰議節鎮淮安鳳廬荊襄為今日鎖鑰重地宜中命

鎮撫大臣如九邊三協之類分戍增堡各扼險要東西

聯關首尾相援步騎兼屯戰艦海舟添設于長淮大江

之閒沿北郡縣各積穀五千石或萬石分儲立倉為倉

本轉運之資二曰議僑落或浙之處嚴及江西之廣信

表揚或闕毋問擇其可者至府第薦衛官屬皆從節收

三曰議、撫忠、于江北開田、招集流遺、開屯立業、給照免

租、三年後量征課稅、縣府豪傑以百夫屯為百夫長、以

千夫屯為千夫長用什伍之法、就伍守禦、四曰議叛逆、

明諭在北郡縣凡口稱偽官有能立行梟示或擒拏者

賞五曰議偽命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致有今日諸屈

膝靦顏之臣家屬在南者量仍舊籍俟其歸正、不宜以

風聞謠諑即行苛議無論清濁混而真膺淆既無可還

之轍恐增從逆之想、至若自拔來歸尤從寬分別酌議

或原係廢籍或曾經推擬或原無官守或有地方之責無兵馬之權倘才堪一割情可矜原宜酌定一用之法不當概以死責俟賊平論定乃如唐肅宗時以六等定罪六曰議褒䘏如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等傳聞殉者立宜贈謚餘待詳核論定七曰議功賞一階半級原用勸酬忍爛羊酬爵市飲告官及操貪倖今武爵稍寬文資無濫綜覈名實無開倖門八曰議起廢 大行皇帝役誅如流改過不吝初年定案無容更議嗣後戍遣廢籍諸清論自在假或操採并進致傷 先帝王成之德

務使廷臣協議于至當九日議懲貪邇来百司貪黷成
盜賊席捲之執今約內都察院科道在外撫按廣刺貪
吏究贓重擬十日議漕挽北漕萬有餘艘除旗甲有數
外餘綱司柁工挽夫不下八萬人大半募自外江漕登
近地此十餘萬人無室無鄉游食不已為患非細宜下
廷臣酌議俱嘉納之命部酌行
兵部請罷南京守備參賛各衙依北部設京營等官又請
罷錦衣衛南北兩鎮撫官俱從之
兵部郎中萬元吉議南京舊有內外守備及參賛各衙

今宜罷若南京之名宜存其舊以示不忘恢復之意而
京營之制宜視乎北以別無敢僭尊之嫌此後大小各
教場俱應改稱京營其總督戎政勳臣協理樞臣等官
俱宜如此仍練戰兵三萬分為十營兼用土著大漢止
用單校三百名錦衣衛校止用單校五百名其錦衣衛
堂上止用一員加提督官旗辦事衙南北鎮撫官不必
用既臨幾刑且杜告密兵部覆請俱從之

己亥命御史陳丹衷宣諭江北

丹衷先以新進士疏論調廣西土兵往勦闖寇故　先

所謂內小人而外君子
史忠正公集卅座注林康瑞
作淮揚係南都門戶

帝特拔今官命往調至是不果改宣諭江北
名大學士必可決請督師淮揚召馬士英入閣輔政
南都諸生盧涇材等上言南都係朝廷門戶而朝廷是
天下根本宜別命一督臣使可法從中調度報聞
庚子命江南募兵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回部佐理戎
政
起原任刑部尚書徐石麒都察院右都御史晉副都御史
事謫戍解學龍以原官為兵部右侍郎
石麒 先帝時以議獄忤旨削籍學龍以薦黃道周遠

戌

陞應天府丞張有譽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改順天府尹

王庭梅應天府尹陞江西左布政朱之臣太常寺卿吏科

左給事中左懋第太常寺少卿

陞吏科李沾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御史郭維經應天

府府丞仍帶原銜管巡視中城事

維經以加銜係崔魏時故奮力辭不允

命復原任御史陳蓋原官招募雲南

蓋　先帝時為文選吳昌時例轉至是以萬元吉薦復

官
以總兵鄭鴻逵鎮九江黄蜚鎮京口等處
命上　大行皇帝　皇后尊謚
補御史宗敦一等各道員
凡二十四員
以兵科陳子龍巡視京營
起原籍科臣章正宸等臺臣喬爾選等
科則正宸楊暾仇表恆莊熬献熊開元姜埰馬兆義等
臺則爾選李長春張煊鄭友玄李模喬可聘等時化熺

初三日監國十五日即位未及半月可見迎立之急是時如馬阮輩亦斷乎不能忍矣

後皆任北

辛丑起陞工科都許譽卿光祿寺卿

譽卿光帝時以推陞事為謝陞所糾削籍尋具疏以疾

辭

壬寅監國即皇帝位于南都大赦改明年為弘光元年

詔曰我國家受天鴻佑奕世滋昌自 高皇帝龍飛奠

鼎已卜無疆之曆矣朕謬守藩服播遷江淮群臣百姓

共推繼序跋涉來迎請正位號予暫允監國攝理萬幾

乃眾箋勸進拒辭弗獲謹于五月十五日祗告天地宗

廟社稷即皇帝位于南都撰以菲躬荷茲神器惟我
大行皇帝英明振古勤儉造邦殫宵旰以經營希蕩平
之績詎乃潢池盜弄鉦鼓震驚燕薊掃地以崇陵龍馭
賓天而上陟三靈共憤萬姓同仇朕涼德弗勝遺弓抱
痛敢辭薪膽之瘁誓圖俘馘之功尚賴賢親戮力匡勷
助予敵愾其以明年為弘光元年與民更始大赦天下
命太監韓贊周管司禮監事盧九德為司禮監秉筆提督
京營
癸卯命馬士英入直佐理仍掌兵部事

可法將壓解故也時莆田國子生陳方策自京師間南

上言可法詢賊有未可緩圖者六吳三桂屢與李賊戰

于畿輔如不即破賊則賊主夷客曠日糧匱不無望我

接濟夷兵深入久處漸逸愚民無知附賊日益賊不速

殲夷將孤注不無望我救援賊兵爛糜自成投吞夷兵

得志勞苦功成不無望我賞賚一潰散必走西秦夷兵

不窮追勢將南向不無望我安頓似未宜緩圖所以待

夷兵也獻賊躪楚侵蜀蓄奸已深今聞李賊陷京寧不

思逞度其地勢窮據上游順流而東金陵風鶴似未宜

綏圖所以辦敵賊也左鎮擁兵數十萬何難戰藉關其兵丁時亦肆掠若不亟申大義俾建殊勳誠恐養寇成癰必至于潰似未宜緩圖所以勵左兵也京師以南黃河以北人受賊愚咸知有偽僭之偽制而未知有中興之

新主安誥孝詔所當速頒似未宜緩圖所以挽民心也山東差半降賊尚有兗青登萊夙矜殷阜堅壁固守若不急頒詔傳檄愚民罔知適從恐遺煽惑似未宜緩圖所以救東省也京師五方雜處何啻百萬生靈詎無家鄉詎無父母似未宜緩圖所以接回鄉也言多可

擢

起陞原任禮部侍郎孫繇時為礼部尚書陞少詹事黃道周為礼部右侍郎擢江都御史高倬為工部右侍御右中允羅大任為國子監祭酒順天府丞侯峒曾為通政使司左通政蘇松巡撫鄭瑄為大理寺卿陞太常寺少卿左懋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安等處

甲辰命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

分淮揚廬鳳為四鎮以劉澤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領之

四鎮不和自相攻火
鎮設背師事權不
一何濟於社稷

北都失守、督撫皆奔匿、鎮臣則得善地而委食爲賊兵所宿逸、衆止二千莫敢禦、唯心逆揚州思息足焉以擁立功、廟堂知驕之不得、遂立分鎮議、姑爲羈縻、閣部可法言曰從來守江南者必于江北。即六朝猶爭雄于徐泗、頡頏問。不宜畫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尚銳我兵氣靡、偷分力單、顧遠遺近、不可不擇所先立之根基。然後鼓銳而前再圖進取。宜分四藩。一爲淮徐。一爲揚滁。爲鳳陽。爲廬六。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爲。進。取。之。基。江北之兵聲既振。則江南之人情自安。然有四

鎮不可無督師○應屯駐揚州○適中調遣○共四鎮轄淮揚
者駐于淮北山陽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沛縣贛榆鹽城
安東邳州睢寧等十一州縣經理山東招討事轄徐泗
者駐于泗州徐州蕭縣碭山豐縣泗州盱眙五河虹縣靈
璧宿州蒙城亳州懷遠各縣州隷爲經理河北河南開
歸一帶招討事轄鳳壽者或駐壽或駐臨淮以鳳陽臨
淮穎上穎州壽州太和定遠六安各州縣隷之經理河
南歸陳一帶招討事轄滁和者或駐滁州或駐廬州或
駐池河以滁州和州全椒來安含山合肥六合巢縣無

為各州縣隸之經理各轄援勦事一切軍民聽統轄有
司聽節制其衛所存舊兵聽歸併整理所轄各將聽薦
舉題用荒蕪田地俱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採仍聽
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置器之用每鎮額兵三萬歲之供
本色米二十萬銀四十萬所收中原土地即歸統轄賊
在河北合力協防徐淮賊在河南則各鎮防守泗壽然
于青兗開汝似置不講矣
命戶部速輓漕粟以濟軍餉
御史喬兆恒疏言今北漕漸次入南而停江淮者尚衆

選弁旗甲折乾盜費獎蠲不一而足宜急勅諸臣將在淮者會漕臣路振飛督之在京口者令漕臣白抱一督之星夜押發啣尾入南除補給京軍月粮外尤宜立運登艘處無久露泊江干致生意外從之

罷淮撫路振飛起原任巡撫田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淮揚等處

卸閣臣士英梓里從廢籍起推

進伯黃得功為靖南侯左良玉為寧南侯各廕子錦衣衛千戶又封總兵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

快論

伯太學士馬士英加太子太師廕子錦衣衛僉事

時江督袁繼咸入見面奏曰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 上首肯雖繼咸言嘆曰事已成奈何忻城伯趙之龍奏馬士英引傑過河宜令往辦繼咸亦從也 上曰馬先生不肯去奈何今史先生頗去繼咸曰 皇上即位之初雖以恩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肅下志大抵君德英分為用伏祈振作精神申明法紀冬春閒淮上未必無事臣等雖駑頑奉六龍為澶淵之行上有難色閣臣姜曰廣曰所

言邇淵之行非遠為此事然不可不時提此志繼咸又諸將前察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所部多降將非孝順孫且 皇上初登大寶人心未免危疑意外亦不可不防臣當星馳回汛上允可繼咸往閣責閣臣可法不當逐伯高士英不悅時人謂繼咸言雖正然使諸臣果以存迎則上何至書名士英與除又何得居功亦不可謂非錢謙益呂大器等罪也繼咸尋還任

已巳陞御史祁彪佳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地方

原任少詹事項煜自北遁歸命下部察議

煜既爲偽太常寺丞至是南逃猶入班行言色無怍御

史陳良弼言　先帝升遐之變千古異常總由大小臣

工結黨納賄淆亂紀綱事權勢豪以至爲貪邪斷送賊

到日或迎或竄忠烈寥寥可嘆也　先帝何在煜逃生

未已混入班次且彼居清華常以文章見稱既不能與

李邦華范景文捐軀殉難或黄冠紫衣任其所往乃突

如其來佹首貪戀意欲何爲萬一自娛得售使載筆者

記之曰翰林學士煜偷生逃見仍與其官寧不污史册

而庶聖治誕時屯撫方孔照亦自北歸有議陪推某缺

者户科羅萬象面折其非疏爭之乃止

諭禮部考郊祀時享諸礼一歲中幾祭某親祭某遣官務

始祖宗典制詳開具奏

命礼臣追上先福王先妃尊謚

從御史朱國昌請也

遣魏國公徐弘基祭　孝陵

以即位告又親祭告先福王先妃于行宮

丁未吏部尚書張慎言疏薦舊輔吳甡原任吏部尚書鄭

三俊命省姓罪陞見三俊不允
愼言疏内先列姓督師措綫與三俊誤用吳昌時二事
欲使天下共見其過然後用之耶俞姓罷三俊皆閣臣
弘圖所擬也
調考功司員冰王重文選司郎中
命述議　熹廟張后尊謚
風聞后已殉難故也
陞御史喬兆恒大理寺左寺丞
輔臣馬士英疏陳關國大計允之

士英大計止高宗亮
一人又母矣于計者大
下事無忌於此著字

一睢陽殘破後聞聖母尚寓郡家衆當急當迎眷一皇
考遇難後匆匆藁葬宜還梓宮護送南來擇吉妥安厝
一宜勅禮部擇吉慎選淑女以繼中宮一諸藩流離恐
奸究生心或為所挾不利社稷凡僑寓者宜俱差官迎
置近地俟中原恢復各還原封䟽奏命輔臣可法遣官
迎聖母親藩事禮部酌議
詔封疆失事各官不許起用
時劉孔昭言臣讀前詔內罪廢各官逆案計典贓私俱
不得輕議惟置封疆失事于不言今日禍及君父傾覆

廟社封疆之脈猶當追論以明國法而擬議詔款中仍留此一段門戶之脈脈以再誤陛下天下事尚忍言哉

時監軍僉事宋劼亦言天下人才多壞于門戶每擇一題目監標援人陷人則占風望氣者景附雲集致真正介特之士不得効用宜如先臣楊士奇以天下心官天下人以天下官官天下才皆可其奏自此門戶之說滋矣

起用原任禮部侍郎錢謙益

謙益以立游議懼禍時科臣李沾有定策功故浼沾疏

蔵為巧護凡臺臣陳良弼不平言陛下以親以賢當正
大統乃乃龍江覘駕謙益邪議撓止時科臣李沾相對
詫異與臣等並持公論及事定謙益猶現身容闕沾對臣
曰此時尚議論不歸正乎今忽以謙益與黃道周黃景
昉等仝荐黃靡臣憂奸人鑽刺心不可測當陛下前不
惜一死争之退仍與沾争彼謂為吾同鄉不得不調停夫
調停同鄉情面不顧紊亂朝廷是何心哉謙益大節已
喪公論共斥隙沾荐既原借名正人君子而于衆瑜中
況以戕邪從来誤國宿奸牢不可破願以臣既與沾既

縣之國門發下文武諸臣共勘疏奏洽無以過也

江楚督臣袁繼咸疏陳致治足國大計嘉納之

疏言自古國祚久長有開創必有中興然致治于在于得人而足國必先審勢所云致治必先得人者何也宋之高宗亦號中興然上不得與武丁周宣光武比烈次亦不得與唐肅絜盛者知人善任使弗講也武丁知傅說甘盤之賢而終任之故能集鬼方之勳周宣知吉甫方叔之賢而終任之故能致車攻之盛光武知鄧禹寇恂之賢而終任之故能誅莽翦赤眉銅馬之燄以光

復舊物肅宗知子儀李泌之賢雖不能終用猶能不失其用故能芟夷安史克復兩京高宗則不然知李綱趙鼎之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以小人參之卒令淪落以老其始終所信任亦惟黃潛善汪伯彥秦檜湯思退之徒以故主勢日卑親恥不雪醜類臣虜為萬世笑其得偏安一隅猶幸爾臣願 皇上于在廷諸臣知而已用者任之信之勿使小人參之在野諸臣未及用者明詔廷臣各舉所知一如高宗求舊光武褒卓茂故事蒲輪徵名贊襄大業則商周建武之隆可立致也臣故曰致

治必先得人也臣所云守國必先審勢者何也自昔論建都者右西北而左東南以西北之勢足起東南東南之勢不足起西北亦援六朝五代弱宋之成跡論耳我

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卒能芟群雄驅胡虜取中原安在東南不可起西北哉今

皇上纘承大統宅是鎬京攻守先後之大勢不可不早計不先自治而遽圖敵亡敗之道也臣以為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淮南江北寔為屏蔽金陵之咽喉在溧陽而湖南襄樊寔為門戶頃間叛將潰兵蟠結淮南江北閭小民漸喪樂生

之心若不及時區畫一旦大寇犯陵內奸嚮應得無失
心湖南賊逆往過千里蒿萊襄陽必爭之地闖尊設防
傾圮鎮臣左良玉併全力以往計日可歸版圖然後而
不能守與不復何異蓋守襄陽則必設重鎮則必宿重
兵則必須孚餉皆不可不從長計議也鄙謂欲理淮南
江北則必處置潰兵乞容諮督撫二臣審察願送真心
就我戎索則分信地定額餉申明紀律毋為百姓煩苦
戒中懷觀望急乘寇勢未賭破碎其黨雖有焦爛寧忍
小痛以除大毒臣以為愈于養癰欲料理湖南則宜別

簡從力重臣撫治其地選補廉吏戢和難民招來商賈疏通巴蜀黔粵之貨以濟公私欲料理襄樊則必開帥府宿重兵俟規模粗立然後搜括棄舊田大興屯種且耕且守為持久計夫襄樊守則可縣兗葉以圖關中淮南江北守則可由歸德以圖河南亦可由彭城以圖河北攻守大勢如此若欲為畫江舍腹裏而就邊角則腹裡失邊角愈蹙此輸着耳臣故曰守國必先審勢也然臣終以明斷為諸人材之貞邪消長理而已矣國勢之攻守待先機而已矣理非明不能晰機非斷不能斷臣

故以為將人當勢之要也既奏閣臣士英疑汪黃等語

刺已深恨之

督師輔臣史可法往淮揚

己酉詔議生祖妣神廟鄭貴妃尊謚

加淮撫田仰兵部右侍郎

陞兵部郎中鄭元勲大僕寺少卿監理江北軍務

補吏部司官夏允彝余颺等

命潞王暫居杭州府

辛亥復原任御史鄭友玄原官暫理兩淮鹽法

友玄崇禎時以考選錢根未完配

詔督師輔臣可法遣官訪　大行皇帝梓宮并太子二王

從少詹香紹寧請也

詔議先妃謚號

壬子命祈雨

御史郭維經言　聖明御極將兩旬矣一切雪恥除兇

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見寬假且偽官縱横于鳳泗悍

卒搶(掠)于瓜儀焚殺劫擄之慘漸過江南豊鎬一片地不

知將來成何光景而廟廊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漫

不切要之務聚庭而議以致衆伎門而為鑽窺之隙穴閑暇足而作富貴之階梯舉朝人心如狂如醉數日以來匹夫匹婦天情鬱懣成災禍伏乞早降綸音凡内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腑從公起見毋違道以干譽毋拂民以從欲凡刻薄偏私以及思怨報復種種故習盡期湔除一意以弭賊復仇為念即此公忠上徹玄昊自召天和仍勅在京諸臣遵舊制齋禱從之

晉公魏國徐弘基侯靈壁湯國祚安遠柳祚昌伯誠意劉孔昭南和方一元東寧焦夢熊成安郭祚永宮銜廕子有

差

予司禮監太監韓贊周蔭九德各弟侄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銀幣有差皆以定册功也

魏國公徐弘基疏薦原任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等報聞勳臣薦文臣始此

吏部尚書張慎言乞休不允

時勳臣劉孔昭趙之龍等皆怒慎言薦舊輔吳甡朝罷群詬于庭至目為朋黨奸欺所用皆私人赦徵殿陛閧臣弘圖等解之乃退孔昭又言　先帝無赦色避辛之

奸無神仙土木之費飭法明刑鋭心雪恥緣諸大吏當私党要挾之中啗伏机關殺氣之中党全匪類事權功令盡濟其貪殘之用廉恥喪而人心散大勢土崩重不可逐迨賊騎臨城主亡國破殉節僅數人其餘從逆盡為芙偺今潛竄南中者大率皆受偽命為賊作内應否則南走胡北走越耳銓臣不服除擊援且沒々議用又以悞國罪臣巧為推轂勢不盡傾江南不止又言慎言原有二心當告廟決策定立主上之際阻難奸辦疏奏慎言疏辦且乞休閣臣知因等亦以不能戢和文武各疏

乞休俱不允御史王孫蕃言慎言治事南銓底册靡恣或用人偶不合勲臣宜平心入告以俟上裁未有呼大小九卿科道于庭而罵冢臣如今日之異者安國家在尊君勲臣尚未聞乎哲輔可法言吳甡持斧建牙數舉特簡止因奉命討賊逗〻共行遂豙 先帝罷黜侵佽促至京擬戍金齒此甡之過也然甡奉命之日正虜入犯之時原候督通兵為勦賊助虜不去則兵不前故屢請行未允此甡逗之可原也年来仕路不淸病在党同伐異或以不肖之最百足不僵或以可用之才一眚永錮

臣生平拙守不解異同如監司詔獄內起發一款有除封疆逆案計典贓私不准起用一款臣爲去之誠以國事之敗壞非常人才之汲引宜廣未可仍執往例耳後來不知何故復入此等字面此亦人以隘不欲以天下之才盡供天下用也今宜捐去成見一秉虛行如牲之過則還以逆如牲之才則用其才王路蕩平何容偏執況北都之變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失忠若各執成心日尋水火文既與武不和而文又與文不和臣切不願諸臣存此見也已府丞郭維經言可法去逆案一語

詔為失言之過報聞時謂南京諸臣不宜輕議用孔貽
言亦是然喧爭非體故孫蕃等及之
詔議侯恤北都殉難諸臣
從御史陳良弼請也
癸丑復原劉澤清子錦衣衛千戶
以 先帝時曾擬封伯故也
命十七年誅餉已徵者盡數起解無得乾沒至明年全免
舊餉遼餉速催
甲寅命督輔臣史可法祭泗鳳陵寧南伯左良玉祭顯陵

告即位也

輔臣馭故數陳恢復大計命議行

士英言吳三桂宜速行接濟在海有粟可輓有金穀桓

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虜原任知縣馬紹愉陳新甲

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當咨送督輔以備驅使詔

可法使宜行

乙卯封關門總兵西平伯吳三桂為薊國公給誥券祿米

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賚送

先因三桂承命移三城入關方抵關而京城失三桂遂

衆我發兗乞師北庭始敗叛將唐通覆其師已復三敗
闖逆〻西遁遂引北兵入京師幸闖詒以三桂破賊復
仇功在社稷乃進擢戶部侍郎賀世壽言　先帝神武
魁柄獨操祇以求治不效日夜焦迫未免將一人過其
並罪一人溢其罰今日更化善治莫若肅紀綱而愼刑
賞如吳三桂奮身血戰彷彿李郭此乃可言功拜爵方
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遂干城河上擁兵曷不敵愾
恩數已盈功名宜立不則天下且謂人主不愛頻咲而
輕名器矣臣願　皇上申明同紀爲致治扑國子監典

二程遺肓

籍李槙言當日擁立之事　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
何敢以定策為名甚至慶伯之封輕加鎮將于義未安
光　皇上正位踐阼乃　先帝所悉依將以大援仇而
光前烈也即在諸鎮將事　先帝未效桑榆之報事
皇上未彰汗馬之績察其實亦在藏罪補而予之定策
其何敢安諸鎮果負血性必大慰　先帝殉國之灵庶
堪膺　皇上延世之賞若以今日無功濫膺勳爵尚宜
再四辭光以明臣誼臣寔不願光復未臻而大禮先爽
至于祿給為休勿因大僚而過煩拜下宜罷勿同泰交

而稍越繁纓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寬明主必防其漸然後綱維不隳矣

命與平伯高傑安頓揚州城外仍迅統前征以應東師

起陞礼部右侍郎陳子壯為礼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少詹管紹寧為正詹事諭德徐汧吳偉業為少詹事

子壯崇禎時以議宗藩不宜更制削籍汧時里居感憤時事出在朝同事書曰今日賢邪之辨不可不嚴而異同之見不可不化以君民為心則和一之至不必合黨連群而自無不同以職掌為務則猷念各分不必破黨

渙群而自無不興用人者執此為衡其忠君愛民精白乃心者為君子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公者為君子否則小人流品區明澄叙無外故人謂異同立而賢奸之界限以明不知異同化而賢邪之流品始出夫以先帝十七載乾惕卒使鼎湖泣于冦孽椒殿傾于賊烽其故何歟良由頻年以來是非混淆士大夫精神智慮未嘗為君臣勤恤為職掌究圖極其末流乃至漠視主上如胡越之瘠肥委身冦仇若秦楚之朝暮豈不痛哉今者吾 皇中興百爾在位自當洗心滌慮事我一人

有能匡弼吾君者則登之不然如鸇逐雀勿疑也有能

奠麗斯民者則庸之不然為苗萌莠勿後也有能殫心

職業者則陟之不然校官秕政使文自營勿貸也毋以

朴骨不嫻遠耿介特立之人毋以悃愊無華失專心向

公之士毋喜刪殺之浮蔓援引之泛繁濫取趨勢避利

之胥類毋引一事之快心片言之須意誤用呈身換面

之儉流除光雪恥端有賴矣所有上當事七款一曰辨

人材二曰課職業三曰敦寅恭四曰勵廉恥五曰核名

實六曰納忠讜七曰破情面語多可採

命江淮賑䘏北歸難民嚴禁掠奪

丙辰命議河督黃希憲齊撫丘祖德晉撫郭景昌等罪

御史米國昌言北都之變三督撫一時并逃群集吳會未雨之綢繆之防禦寇無死綏之勇方之費國降敵止爭先去律以失陷封疆尚多一逃乞勅廷臣申明大法

遂下部看議

六月丁巳大學士高弘圖自請往江干督漕糧登庚從之

命添補記註侍班官

時戶科羅萬象因勳臣愈爭以肅朝議和文武為言且

請以栗擬選閣臣以恭賦予言路并設記註侍班官從之

戊午命道官往北監營　先帝山陵附葬　祖陵并中祭告

從御史米壽圖言也

命內制國璽杈以金代玉

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　皇后曰孝節貞肅淵恭莊毅奉天靖聖烈皇后

時議定　先帝廟號禮臣顧錫疇擬乾宗思則閣臣弘
圖擬也
上　皇祖母鄭貴妃尊謚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
聖太皇太后　上皇考先福王謚曰貞純肅哲聖敬仁懿
恭皇帝　皇生母某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
謚號雖依興獻帝例然不稱宗人以為得體既末云徽
稱鴻號從此存加無窮則非也
尊皇嫡母先福王妃鄒氏曰恪貞仁壽皇太后
已未命原任都督陳洪範來京陛見

議北使也

庚申命旌卹淮安鄉紳士民及有功將士

督師輔臣史可法言其誓死固守力拒闖逆故也時原任河南僉事呂弼周同偽遊擊王鼎持李自成令箭偽書至被擒淮民共射殺之然撫路振飛仍命磔其屍

命速頒河北山東詔

督輔可法言聞四月二十四日吳三桂大敗賊兵于一片石賊衆蹌入都盡掠貲財于四月二十八日西遁詔青州士紳平民殺其偽將軍偽道偽府餘相繼殺偽官者十處

當時志在得國而外
分四鎮內忌而奸小人
矜功而閣李望從之

我　皇上進膺寶籙正位留都在山東北直尚未通曉
萬一人心渙散國盡棄前功即或割據分爭又漸生後
患乞諭該部院擇選廷臣齎監國即位二詔直抵山東
北直一帶曉諭庶人心有歸大統立後從之
壬戌召逆案為民阮大鋮以冠帶來京陛見
先是故輔周延儒再召大鋮送之江干情甚摯延儒慮
逆案難翻問大鋮廢籍中誰為若知交可用者大鋮舉
原任宣府巡撫馬士英對時士英猶編戍籍忽起鳳陽
總督已知大鋮恭甚感至是因以遺才薦大鋮且言臣

望浦口與諸臣面商定策大鋮從山中致書于臣及搽臣劉孔昭戒以力掃邪謀堅持倫序臣甚韙之但本官天啓年間曾任吏科都同官魏大中爭欽本官雖退讓與當時諸臣嫌隙遂開因牽入魏忠賢逆案其實本官既未建祠未稱功誦德徒坐以陰行贊導夫謂之贊導已無實跡且曰陰行寧有確據故臣謂其才可用罪可宥也疏上閣臣皆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旨即士英手票也

命工部議建宗廟

補撫兵弁文駿後爲都督府僉事提督廵捕營杜弘域右

雖識極事往宜從而急

府僉書提督大教場

命公弘基伯夢熊掌左都督府印

以楊振宗為都督同知充安慶總兵

議復　懿文太子故號及靖難諸臣謚

從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請也元吉言　皇上從謁孝陵

徐問懿文太子園陵所在親為展拜臣隨諸臣後莫不手額

先臣楊守陳嘗請修建文實錄云國可滅史不可滅弘治

中布衣繆恭伏闕上書請復建文故號爵其後奉祀

敬皇帝勿罪夫誠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事而示之以無

可增加也削廟號弗除不若引 景帝故事還懿文當日
追尊故號祀之園寢而配以建文君也乞勅廷臣廣集衆
議建文實錄作何開局纂修懿文故號祀典作何釐正
靖難死事諸臣謚廕尚闕美遜國之君臣何厚媿此時之
忠義多戮良由 高皇帝褒余闕危素風厲倡至靖難以
正氣漸削故釀為今日獪猾之徒屈膝拜偽官將靖難死
事諸臣及北京各省城陷殉難諸臣勅諸司備訪採錄編
成一書分列二等酌予謚廕廟祀須行學宮廣示激又
疏言先帝天資英武銳意明作禍亂並滋何也則寬嚴

以程為比明之崇

之用偶偏而任議之途太時時也 先帝初臨海宇懲逆璫用事剗削正氣因尝委任臣工力行寛大矣諸臣狃之爭意見之因黃略綢繆之杰土虜入郊圻束手無策 先帝赫然震怒一時宵胜衆間中 先帝以用嚴凡廷杖告密加派抽練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以後號稱振作乃虜氣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以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 先帝悔之于是崇寛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競賄賂非欺蒙每趨愈下再攖 先帝之怒誅殺方興宗社継淪盖諸大臣之孼

每乘於　先帝之寬而　先帝之嚴亦每激于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因步至今艱難已極乃議者求勝于理即不審勢之重輕好伸其言多不顧事之擬議殿上之彼已日爭關外之從違遥制即如昨歲督師孫傳庭擁兵關中識者俱以為不宜輕出出則糧絕兵散關一不守形勢遂失然猶有逼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語今史可法姜曰廣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摧輔迎擊可以一勝勝則都城始固既　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

臣或勸南幸或勸出皇儲監國南都語不擇音要亦推
至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
怯國偏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害
亦無全利大率類是當局者心怵無全利之害非獲誠
通達詎敢違衆獨行旁持者偏見無全害之利意氣半
鋒必欲強人從我臣所謂任議之遂大時者此也乞
皇上速究前事之失為後事之鑒以寬為倚嚴為用萬宗
節揚抑真誠之謂寬而濫貸縱罪者非寬糾邪正綜名
覈之謂嚴而鉤距索隱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仍

求于任事之人今嚴覈始進寬期後效毋令行間再蹈藏
垢進才久借燃灰誠収之以嚴嚴自可任之以寬矣疏奏
供嘉納之
総兵劉良佐率兵攻臨淮不克
先是良佐兵馬自正陽下沿途淫刼臨淮民閉其將至
嚴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御史朱國昌言臨淮湯沐
邑何物幺麼肆窺之餘復睥睨至此乞勅督師便宜撫
勦巳良佐開鎮于彼衆供良佐亦慮兵民怨深移駐壽
州乃觧

事有徼倖如此翁守崇正亂之後其承時杜勳皆以賣國之臣得死節之卹可嘆

癸亥命原任陝西總兵官趙光遠提督川陝軍務加都督同知

加原任遼東巡撫黎玉田兵部尚書

以同吳三桂破賊也

加舊輔臣謝陞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原任御史盧世㴶太僕寺卿賜勅書獎諭賚銀幣有差

陞與世㴶皆德州人時倡言兩臣仗義起兵擒斬偽官故有是命然陞已改面事北再為輔臣惟世㴶出拜詔然未聞起兵也起兵者為生員謝陞

補科員黃雲師等

兵科等科都給事中黃雲師鍾斗吏科等科左右給事熊維典陸朗張希夏戶科等科給事中王錄楊時化袁中愷士錄愷俱服未闋卒于鎮江鯁直不壽人多惜之以

命齊庶人知㙈等隨班朝謁列勲臣後以舊居南京故也時謂南京既爲帝都知㙈等恩遇許

朝謁尤非体成以咨礼臣顧錫疇

詔以追尊謚號播告中外

礼臣顧錫疇因請補　建文帝廟謚　景帝廟號并及

靖難諸臣論又請增理學名臣從祀先師者俱從之從祀一議終寢

禮部請建立恭皇專廟命廷臣集議

時礼臣顧錫疇欲踏睿宗先。建專廟。別太廟也。

興平伯高傑攻揚州不克城中民亂殺進士鄭元勳

傑既奉旨駐城外又堅欲入城時傑兵素驕自山東南下所掠不貲揚人已心恐及抵揚咸罷市登陴太守馬鳴騄晝守禦策甚備不能入然猶日掠沿村婦女揚人愈恐守益堅且議出戰柔脆非敵也元勳素豪俠欲居

闕傳功出羊酒勞衆傑自明無他止欲安一軍家老小使征進兵耳元勳許之時鳴騄已陞海道尚在郡與推官湯來賀商之皆曰不可闔城士民亦同辭言傑兵淫掠狀願死守傑怒分兵用城中故殷富多木客鹽賈乃共出財守條街衢多樹竹木柵撒釘上下為深溝傑升高望知不可攻頓兵善慶菴焚掠城外烟火蔽日而無賴居民間亦乘機為新淮撫黄家瑞聞変來揚百姓遮道訴狀家瑞集有司及紳衿父老子弟于城樓集民環堵聽元

元勲語將死不忍 情

勲曰髙總鎮何害不令入城衆譁曰城外僵尸遍野恐得無害元勲大投曰亦有揚人自相殺者豈盡髙鎮衆人譁益甚有被傷百姓在城中者解衣前示傷萬衆俱怒指元勲為傑党元勲恐疾趨城下社兵持刀及之碎其屍傑益怒力攻城守益堅閣部可法自請督師至揚州詣傑營傑心欲滑鳴縣乃甘心為元勲報仇可法為之解釋且曰朝廷守土官豈可擅殺乃舘可法于福緣菴閣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隨傑叔之可法即分與二百人

然傑疑如故時鳴縣避泰州住所而傑防可法甚嚴一
切出入文移必呈傑始達可法專以亂民橫殺鄉紳疏
泰鳴縣衆皆以為傑強之也可法留傑營月餘不得要
領而揚人亦苦于城守以瓜州宅傑
授揚府書堂官陶瀚等六人各錦衣衛指揮僉事子孫世
襲本衛千戶
河南鄉官丁啟睿俘偽官陳奇等以獻命解京正法
啟睿故總督兵部尚書璇言伊弟參將啟光等所獲也
封歸德府同知知縣等官凡七人俱一日擒恢復全郡

然啟光塘報所云闖賊脇上中箭至真定府回閧死皆

訛也

命勘議原任總督王承吉

御史周元春言永吉修議方略釣誉獵載　先帝超啟陞遷授之來撫及北兵來收堵禦無術不閱月連陷七十餘城登撫曾擬偽守一隅兵單將寡隔一城則一城報永吉撫有全齊兵權在握屬走于前兵尾于後不報陷城而報陷城故同一失陷也援則為罪永吉則為功居然改撫為督矣十七年正月逆賊過河提有三秦所

望撥甲前來保衛神京者永吉也乃三月十九之報附
係而永吉安在夫邊將擁有重兵當真保告急時測度
各撫聯絡諸鎮奮身入援神京固金甌無恙矣即不然
當京城失守後亦宜協同吳三桂迅掃逆氛以報 先
帝深仇封乃削髮披緇望風竄匿朝廷而誤中國自
先帝特達之知如此其罪豈尋常逃難比時永吉亦自
恃罪認貴以不同吳三桂乃削髮先回罪無所逃命速
勘議
兵科陳和龍言守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之議更不容緩

請委兵部主事何剛訓練從之

命法司及巡城御史甦獄分應釋應監者為三等從公舉

行

工部尚書程註乞致仕允之

命議殉難從逆諸臣

御史宗敦一言　先帝之變九廟飲痛而侍閒在廷諸

臣仗義死節者自范景文李邦華而下僅得十餘人其

餘持首持逃者逃甚至為逆賊草詔屈節稱臣者大半

皆詩書中秘藥搢紳拔之人真犬彘不食其餘矣乞勅

九卿科道博訪死難諸臣從優議卹或錫以謚廕或建祠旌表至從逆稱臣輩或比諸叛逆之律籍其身家捕其苗裔使薄海內外曉然知殺身成仁者不但垂芳百世而且陰及子孫忘君事賊者不但身名不保而且業郵供盡有不入數忠氣捐軀討賊者哉臣又聞在外在內各官臨難偷生望形遁逃者並復不少雖與從逆有間而官守臣謨兩俱難容或照行削奪處以考功之法或酌量情罪治以士師之條統惟敕部察行題上得旨速議時吏部主事夏允彝憂從著降賊大議其言曰或

最尚平允

問唐肅宗于安祿山之亂六等定罪首大辟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今可仿否曰是不同唐長安雖破玄肅並存　先帝何在君辱臣死較玄肅時宜加一等或問唐德宗于朱泚破先斬降泚罷任官崔宣洪經綸等德宗至歸國又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今可仿否曰是亦不同泚初起止姚令言諸逆黨耳非崔宣等助之豈能橫行若此今闖勢久成諸降賊者自負恩喪節而非賜逆同起事則盡治也相差爭或問　先帝嘗有欲定逆案可仿否曰又是不同魏逆雖謀危宗社殺

宮妃嬪居戕忠良而非僭位弒主也今逆闖賊並魏逆比從逆當何等何罪或曰視唐之六等且加一等是矣何以定之曰重者辟而加籍次辟次自盡次重杖乃戍以遠戍最輕者流近地無贖地法也或附加罪一等寔仍六等也今之降賊者以何等罪定何等刑曰宋企郊張嶙然黎志陞韓琳安伸白廣恩陳永福等從賊攻陷城邑或為搜宮或為用刑皆大逆非從逆不在此數所謂從賊者皆都城破後屈膝者耳其最重者如何瑞徵楊觀光韓四維党從雅薛所蘊等受賊職任為賊偽大臣

也周鍾手草偽詔指先帝為獨夫稱逆賊為堯舜者也楊枝起本無官而投身請降且偽任文選者也光時亨阻先帝南遷身又降賊者也楊廷鑑陳名夏魏學濂或獻條陳或定儀注或請催漕此彌天罪也為首等降逆為要挾且比舊加陞如庶吉士徑投偽編簡科道改為弘文少卿改為正卿等職非投順最先媚奉最諂何以至此為三等如降賊仍為偽安官雖不改其舊亦是受賊寵用尊如偽卿寺要如偽弘文偽文政偽諫議偽漕院直指官何容末減為第三等如已受偽官為所

跡遠不甚著名者為第四等初曾受夾不能自固而降又不甚著名者為第五等淑金似女以媚賊求免而扎故未授偽官者為六等似亦至平矣內有已受賊官于五月十四以前未聞賊敗先自逃回者視本等或減一或減二等又有不是五月十四以前為此後竄歸存身投司敗良心未滅或于本等議減等惟此今未鄉歸而不出雖云逃歸實受賊差委將為內應此無論逃于何時斷難減也或又曰宜以早定六等致從逆益堅再召史思明亂今刑章太峻無乃激之叛乎曰臣子所論者

法而已矣或誅亂而亂定或養亂而亂治諸降者皆誤國庸流非縱橫險才也賊之滅亡豈附逆者能支然國家不可不立一法以待殺賊歸國者北諸從逆未歸之家羈其妻子錄其家產俟之三年有能擒賊渠魁建功於國有赦雖極重如宋企郊等苟能斬闖賊并劉牛等賊亦赦之可也惟終于不歸即加等族誅籍沒又非六等可論矣議出人多是之

乙丑起原任大學士蔣德璟入閣不至

德璟疏言臣負　先帝大恩有罪三臣隷杜門守拙竄

演及藻德受特遷
知道原因表身不
早行決雖遲除禍以

無先容　先帝因屢次召對鑒臣樸直拔入綸扉臣于諸臣中獨受非常之知遇而今　先帝安在乎佐理無狀誤主辜恩大罪一也臣雖班次在後遇妄言同官每為咋舌而　先帝獨優容之屢奉御批以後朕有過失即行匡正之諭至兵餉一事各邊虛冒甚多　先帝令臣與户部堂司商核釐汰意在斷加派以恤窮民而兵日虛民日困餉亦日絀臣因循不效坐致鞠凶大罪二也同官七人削絶梁文登時投井忠義卓然噉淚魏藻德丘瑜俱被拷掠禍亦甚慘李建泰（建泰降賊）方岳貢未知存亡

豆網俏

而臣以去猶存臣愧六臣矣臣與演同時罷官久買舟在河西務相約同歸因聞山西大同之變未忍遽行而科道及翰林諸臣連章留臣致藻德亦出揭留臣臣不得已避嫌辭歸而今以先出獨存臣又愧演矣王家彥王章守城抗賊其死既烈部院寺科及勳戚諸臣殉難亦多皆可照光千古而臣潛踪水次隱忍遷延既不能如屈原抱石自沉又不能效虞允文借兵督戰徒托舉興復之虛詞以自文其苟全性命之冥迹臣又愧部院諸臣矣大罪三也臣負三大罪尚可靦顏于陛見以

厕足于中興佐命名賢森布之日茲不惟疾疢亦當愧死又言我　先帝聰明睿智英武儉勤綜核萬幾不遑日昃收集群策每至夜分礼下愛民求賢圖治盡千古勵精之主不能及而一旦扇北異变茫茫倉天真不可問所望雪恥除兇惟聖明中興是藉昔晋宋在江南時河淮以北皆虜故不得不偏安今奴雛方幼諸虜爭权河淮之北奴騎不到而開寇闖亦久奔闖有三逃將士兵假名行劫而已中原士民推牛涵酒以待王師之至但使中外合力文武同心分道北征指日清廓大非晋

宋可擬也疏奏　上俞其言命回籍候名用

大學士高弘圖請罷不允

弘圖先為御史曾疏詆東林及再經起補又以不附魏

忠賢屢疏直言故罷至是阮大鋮名對壓辦寃狀言弘

圖素知臣者弘圖乃力言逆案不可翻士英與大鋮俱

怨故罷

起張聲林為通政使司左參議

命勘議原任戶部侍郎吳履中

履中自北歸具疏待罪時金壇士紳檄云　先帝焦勞

十七年無日不惕新如勝諸臣世恩三百載何人不食祖衣提賊入宮而莫救爲用股肱臣賈主而乞降是何心肺既以擎舉而莫逮即當奮螳臂以爭先平時之嬰婦之憂天百身莫贖此際僞屬鬼以殺賊九死如飴奈何閣鍾以名宿之士口談忠孝咸許大節不奪乃受僞職狐文館學士呂兆龍本狠薄小兒濫登科甲當思感恩獨深乃受僞職成都府同知漢司隸依然仍舊莽大夫何遽莫挪不歌文山之正氣君子固所含羞更闡危素之履殺戕党亦應起愷魏閹不遂弄权凡媚璫尚從逆

論李賊敢行弒　帝登偽官可以順存至若吳履中諫垣願若直叔居鄉猶存厚道方觀學政晉署尚書既熟講明倫之兩字何難從　先帝于九京而屍行燕邸之既不即拚殘軀殺身成仁之謂何畢竟里門又不先謁新君為國忘家之謂何中與今幸有帝無煩抱器于白馬西離恢復不患無人何得指口于黃冠故里若設身留有用江左之管夷吾欲存正恐人盡如君南朝之李侍郎安在周鍾本朝館選也豈不聞方學士之麻衣上殿吳履中本朝戶侍也豈不聞段司農之正笏擊凡一

則過船又彈別調了前再來不直半文至如兆龍又何足道哉

丙寅起陞原任禮部侍郎錢謙益為礼部尚書協理詹事府

起補原任簡討張居黃文煥等原官

大學士姜曰廣乞休不允

曰廣言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調和近覩逆案掀翻又愧無能為役遂使 先帝十七年定案頓付逝波 皇上數日前明詔竟同覆雨惜哉夫笑罵由人好官自

我臣生來無此心臉所惜者朝廷典章所畏者千秋清議而已又古王者爵人于朝與衆共之　祖宗會推之典所以行之萬世無弊也昨者劉逆棐之舉遵內傳而罷會推此不可之大者夫斜封墨敕口敕處分種種覆轍我在史冊臣觀　先帝善政雖多而堅持逆棐為盛矣　先帝失政亦間出而以頻出中旨為亂階用閣臣內傳用部臣勳臣內傳從大將從言官亦內傳所謂閣臣則淫貪巧猾之周延儒逆君殃民姦險刻毒之溫体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也所謂部臣則陰邪貪

投之王永光陳新甲也所得勲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推狂之李周栢也所得大將則紈袴支離之王樸傀儡輩也所得言官則貪鄙無賴之史𡎺陳啟新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者後效亦可覩矣且 皇上亦知內侍之故乎攀緣鄙夫熱心仕進見撓公論遂乞哀內庭線索閒通夫既在內應豈詳外事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之詞不能無動者人情也而外庭口持清議之人亦有含垢敗類之事投之口寔得以反唇而內庭遂以為盡皆如此也間以其事情密聞于上及得意旨

轉投之都夫平台一對演習舊文胥唇放舌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夫小人何知求勝而已最可恨者在陰奪會推之柄陽避中旨之名使人敢怒不敢言而天下事從此不可為矣　先帝既誤皇上豈堪再誤哉疏奏黜臣朱國弼劉孔昭等怒遂以誹謗　先帝詆譏忠臣李國楨爲辭交疏劾之

吏部尚書張慎言四疏乞休允之賚銀幣給應得誥命恩廕

慎言辭表有云　先帝山陵未卜而臣之祖父母先受

綠綸青宮皇子安在而臣之子孫妄叨恩廕況風聞不
定迎虎驅狼回首長陵而下松楸禾稷諸臣何以為心
而猶侈口論功乎慎言清執有望人皆惜其去
禮部請選立中宮詔以 列聖 先帝之仇未報不許
上熹廟 張后謚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悲皇
后
既以后崩問未確故緩宣諭
命太僕寺少卿萬元吉再往揚州臨淮六合一帶調輯軍
民

元吉臨行上言臣屢聞北來塘報有闖賊被殺一語臣愚
度之似是擄截西還為確當賊攻陷京城師勞志驕原
有敗道今被創入秦更挑精壯悉驅來南恐將士在上
游者卻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武備素弱何
以當此臣入都將近十日竊窺人情類皆積薪厝火安
寢其上爭功者思為史冊之炫耀角才者不顧公論之
注射古戰徒紛寔不講條一旦有急不識諸臣置 皇
上于何地伏乞申諭臣工盡洗前習毋急不可居之功
名毋冒不可違之清議務萃衆志群謀以置一勝嘉納

之
丁卯命繕寫　欽定逆案進覽
御史詹兆恒言自崔魏竊柄毒危宗社幸　先帝入繼
大統芟夷內難慮奸人凶黨窺伺生心于是以首惡正
兩觀之誅黨從列春秋之案凜如也然臨馭十有七年
此非日夜合謀思燃溺灰幸　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
移今梓宮夜雨一杯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仇恥未
湔悲痛尚在聖心而忽召見阮大鋮還以冠帶使屢年
欽案遽同糞土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士之氣

乎疏奏命録進時戶科羅萬象御史陳良弼等皆言大鋮不可用萬象言尤峻有燕子箋春燈謎諸劇未是紙上隳爺衲中黃石等語大鋮深恨之

戊辰謚已故輔臣劉一燝文端賀逢聖文忠

一燝先被魏忠賢削奪逢聖居家殉難故得謚

揚州城破啓

先是揚州久閉客至俱疲督輔臣可法無如之何適原任兵科陳泰來至城外請挺身入城及覆開諭于是兵民怨漸解城中士民出見高傑亦加意撫慰門始啓

命北回各官俱回籍候議不許瀆奏

通政司劉士禎言北都諸臣竄南還謂宜埋名省愆乃包羞忍恥覔職求上不曰臣由生以圖恢復則曰臣倡義以佐中興不曰乞骸骨以歸故里則曰寬殘生以養親年臣每聞之且詫且鄙雖不敢謂不死之人盡屬逆黨但既稱有籌可展何不與黎玉田吳三桂連營圖殺賊而顧踉蹌苟全且思詒業覔一面欲歸即歸何必仰煩天聰乞立渙嚴綸一切從北逃回不分大小文武俱回家靜聽不許瀆陳即其中有未降而逃與降而旋

逃者若有志殲賊情間可原亦着束身里居侯事久論
必允之

己巳詔議郊祖大典

禮部言郊祀分祭合祭本朝典制先後不同謹按洪武
二年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三年五月夏至
祀皇地祇于方丘行之數年風雨不時　高皇帝斷自
宸衷舉合祀之典迺命即圜丘舊址為壇而以屋覆之
名大祀殿洪武十年十一月丁亥合祀于奉天殿以大
祀殿未成也十一年冬十月工成命礼部去前代之祭

歲正一祀以首春三陽開泰之時每歲親祀以正月上
辛行禮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大祀殿此　高
皇帝釐正元為定制者也自　文皇帝遷鼎燕京恪守
未改至嘉靖九年　世廟從廷臣議始更為南北分祀
萬曆三年准閣臣張居正疏復從合祀禮令中興之日
寔草昧之時若删繁就簡　郊祀大典宜一稟　高皇
帝合祀之制于孟春上辛歲一舉行若以分祀之制自
世廟更定紀綂惟裁斷疏奏勅廷議具奏
以總兵吳志葵鎮守吳淞

兵部侍郎呂大器疏劾馬士英以惜体和衆論之
大器以定策不合自知不為時容疏攻士英甚力內云
士英握重兵入朝覬留重地其子以童臭而都督妹夫
以手不寸鉄而揔兵致瓜葛之越其傑以罪犯而監軍
附逆之田仰以久處而侍郎逮問之楊文驄以抗提而
職方膽大心橫目無法紀又云吳甡鄭三俊輩臣不敢
謂其無一事之失而清直剛介均係海內士民之望馬
士英阮大鋮輩臣不敢謂其無一技之長而貪鄙險邪
一時附和者皆狡猾卑污之類此其正論也內又牽及

總督何騰蛟謂其以三月挖撫藉士英與援迷化識者
非之
大學士耿銘入京
東平伯劉澤清入朝
澤清初主立潞議至是陛見欲自解免極詆東林與江
北党誣言害已又言中興所恃全在政府為用大帥自
應廷臣公推今用宰相亦須大帥參同退詔閣臣姜曰
廣曰廣微以先日殺氣觸澤清作色曰我在　先帝時
為東林所賣披瑋無完膚不盡殺此輩不止曰廣默然

越數日既糾呂大器雷演祚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
光斗等又條陳保邦八款首規政府末刺朋黨攻江北
尤放語絕恣肆

辛未命內臣王肇基督催省直錢糧已而罷之
閣臣高弘圖以內遣不可開請自往督催戶科羅萬象
亦疏爭之事得止仍依弘圖言命撫按督催

命吏部即日會推東撫

壬申命嚴核從逆諸臣

時閣臣士英以薦阮大鋮為中外怨甚忿大鋮亦語人

云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耳于是士英疏攻從逆謂間賊入都侍從之班清華之選素號正人君子皆稽首賊庭如科臣光時亨力阻南遷而自先迎賊賊龔鼎孳降後每見人則曰我原要死小妾不肯小妾者為科臣時所娶秦淮娼顧媚也他如陳名夏項煜輩不可枚舉臺省布絆躡司寇不行法臣竊疑焉更有大逆之尤如庶吉士周鍾勸進未已上書于賊勸其早定江南昨日病中來鎮劉澤清來見誦其勸進表一聯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臣聞之不勝髮指其伯父周應

秋周維持皆為魏忠賢走狗本犯復為闖賊梟獍萃于
一門宜加赤族而其胞兄周鑣尚厠衣冠之列其親堂
弟周鍾儀共負清之器均當逆坐以清逆党又言今累
累啓事累豢諸臣其案亦 先帝所定何以遇不遵依
于所愛而登之天亦即曰 先帝原無成心于所惡而
錮之淵亦即曰 先帝之案不可翻疏奏命科道官逐
名核奏時禮科袁彭年疏駁謂當以死難倪元璐李邦
華等為正人君子時亨等非是士英不悅
東平伯劉澤清請早正年號却覆已之

澤清言宋高宗即位建康即以靖康二年五月為建炎
元年慰民望也乞以今歲五月為弘光元年礼臣顧錫
疇謂明詔已頒難于再更宜示不忘　先帝遂已之
太僕寺少卿鄭元勳請卹死事總兵猛如虎等下部議
如虎守南陽閉賊攻城戰甚力傷賊精兵數千城破死
之又叅將劉士傑遊擊郭閱守備猛先捷俱已剿獻探
二賊力戰死故元吉及之
癸酉命驅逐原任山西巡撫郭景昌出都革其職
景昌先按山東以糾故輔楊嗣昌被逮民哭送盈道及

趣赴晉二撫俱未到至是御史朱国昌糾其不法命驅
逐遠去同鄉輔臣鐸忌之也
大理寺寺丞詹兆恒進欽定逆案
閣閣臣馬士英亦于是日進三朝要典矣
乙亥復　懿文皇太子謚曰興宗孝康皇帝　常妃曰孝
康皇后上　建文君謚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武
克仁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　馬后曰孝愍溫仁貞哲睿
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　景皇帝謚曰符天建道恭仁康
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號代宗　汪后曰孝淵

崇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頒告天下

皆礼臣顧錫疇擬也時并請復建文年號光之不知萬

厯時先廸發矣

丙子復冠帶阮大鋮言剿賊要著與防江兩合三要十四

條紆之

大鋮言臣視連年國勢不振人心渙也聯絡行則人心自固然荆襄楚豫淮海青徐延袤三千餘里賊從出之路即我防賊而殲之之路也賊巢窟在秦則犯我者定從潼關趋陝蔡而出雖此其中路從魚河堡韓城邑渡

河而窺保德蒲州安邑此其東路從絳中信陽而窺鄧
襄此其南路待其來犯起而應之而我人心已風鶴矣何
如聯絡一定即敕授六鎮臣率重兵由汝寧與楚之撫
鎮由德安而合駐于南陽以扼其中路徐淮鎮臣率重
兵與遼鎮吳三桂合兵而駐于臨清以扼其東路左鎮
之偏裨率重兵駐于襄陽鄖撫徐起元以扼其南路蓋
駐兵太遠賊受難困太近恐孤軍易衆扼此數處堅壁
清野以逸待勞伏約會集齊而後分兵進取此穩着此
上策也控扼一固便謀進取而駐南陽者可以漸偪于

孥祖駐臨清者可以漸偪于懷慶駐鄖襄者可以漸偪
于房竹漸踰漸固漸偪而賊之鴟張豕突俱化爲釜魚
矣夫從前用兵之失只是集衆兵孤注于前而後無一
應着所以一敗之後至于不可收拾倘南陽進而勦皖
撫率兵由六汝以接應之臨清進而勦淮揚一鎮率兵
由邳滕以接應之鄖襄進而川撫率兵由夷陵荊州以
接應之則我師知後勁有人膽氣自壯萬無潰喪可虞
此接應一着斷斷不可不預策者也此外如行表餌而
而令奴孔延綏以擣其虛用並卜松落番人會西寧之

義旅從廿浦山丹發蜂蔓悰袖之難募遣聳雄之人以入于商雄南而用間諜為滇閩裡應外合之謀大約忠信可以激人之真心金錢亦能得人之死力杈賍不可預設机宜可以互施又言守長江者有三要兩合十四際可言何謂三要江是湖口來小孤而下連花白沙諸洲股數不一直至黃石磯趨皖城横襟如帶與南岸鴈儀毘對不逾四五里而逆可以扶扼此一要也過此為長風峽三河口拓濶濤高沙夾麻布料六百丈梅埂銅陵夾紫沙丁家洲水面浩渺支派糾分直至荻港其股又

合南岸板子磯與北岸泥汊斜對不過六七里而遥可以夾𣶹此又一要也過此為舊縣蘆薪夾吽化度上三山其支派復分直至蕪湖其股又合南岸清風樓與北岸磉磯相對可以夾𣶹此又一要也何謂兩合賊自上遊南窺者必由東流鴈汊八都殷家滙烏沙夾山口鎮以至池口青谿而近江之岸有香口黃溢湖以陽之水路必由小孤黃石磯長楓夾羅刹磯以至青谿而與陸兵始能聚會此一合也池口青谿而下沿江陸路皆牛車捌水舍之伏處路如蹊齒人馬難行必欲銅陵鋪五

溪橋青陽南陵石蕡渡山路以抵蕪湖至蕪湖水陸輳杀此一合也何謂十四際江自東流而下南岸如香口其源直接建德充城渡與彭澤皆通此處不虞賊分枝下船襲我水師乎再下則有黄湓河口其源直接雞児灘東通殷家滙宜防與香口同也再下則有大通河口其源直接青陽吳田鋪諸處宜防與黄湓河同也再下則為荻港河口其源直接青陽繁昌宜防與大通河同也再下則有魯港其源直接下方渡石蕡渡宜防與荻港同也再下則為蕪湖河口其源直接涇縣旌德宜防

更倍于魯港矣再下則為姑孰溪采石口與紫繞太平城下而其源直接宣城黃池宜防更倍于蕪湖口矣以北岸言之對爲汉則有安慶山口其源直接太湖倉巷通宿望漳潑諸河此急宜防者也下此為樅陽河口其源直接羅刹河廬江諸處宜防與山口同也再下則為湯家溝此桐城出救汉路宜防與樅陽同也再下則為灰河其源直接無為廬江宜防與湯家溝同也再下則為泥汉其源直接無為州城宜防與灰河同也則為濡溪口此乃巢河出江大路宜防與萬倍諸處矣再下則

為西梁山河口此乃私鹽興販之藪與南岸和尚港蝦
使呼吸相應尤為緊要當防矣山川形勢瞭然如此乞
勅兵工二部兩合之地必集水陸重兵三要之處作速
相地估工如鴈儀亘築堡與蕪湖相聯況汊必築堡與
荻港相聯磔磯必築堡與蕪湖相聯分置遊巡之兵遠
發陸地之撥務以兩合聯絡三要以三弭控此十四隊
靳江防固矣疏奏人服其詳明然未能行也
丁丑吏部侍郎呂大器乞致仕允之
大器當 先帝時以王應熊推里為兵科龔鼎孳所糾

然大器究不附恩熊意怏怏也及佐南握堅立游議
附錢謙益等共固頗以此大器應有後禍以親告廟祝
文抄録送閣共謝表有云銅馬赤眉突厥兀木合奏而
糜爛神州河北靖康溫敕搶貫接踵以横旋津要蓋指
士英大鋮也末又云臣自此雲遊遠涉恐當事者誤以
姓名達瀆天聽致形踪無獲臣不敢不預為請明訊其
横
息安迎撫加惣兵鄭鴻逵北行命吏兵二部酌議
時惣第閣母訃音白請解任同總兵陳洪範招水師步

卒倡義山東以圖恢復兼負遺骸會洪範將往北議擇
大臣皆行難其人乃言臣之身許國之身也臣憶去年
七月奉 先帝咨救之命臣就道時臣母太宜人陳氏
囑臣曰爾以書生受朝廷知遇膺此特遣當即就道勿
念我臣泣不敢下而行計今一年矣國難家憂一時横
罹不忠不孝之身惟有一死如得叩頭 先帝梓宮之
前以報咨嚴之命臣死不恨 上許之
逆賊張獻忠攻破重慶
時兵民死者甚衆婦女俱戕手死

贈死難沭陽知縣劉士𤇆山東僉事

士𤇆先以揚郡訓導署篆興化時值歲歉救災嚴盜著

强幹聲轉沭陽令北兵至鄰邑皆望風瓦解獨士𤇆竭

力捍禦城破不屈死

命治內臣何志孔罪既而釋之

初寧南侯左良玉接監國詔書不肯拜江督袁繼咸貽

書良玉備道正倫序之順乃開讀詔如禮屬內臣何志孔

巡按御史黃澍入叙實窺伺朝廷動靜也澍陛見面數

馬士英不宜琪涎綸扉棄皇陵入朝又得張獻忠僞官

周文江銀八千兩題授參將罪可斬　帝曰若有此事
先帝時何不糾舉然渊猶攻詆不已時志孔亦助渊詆
士英兼言文江不法徵色俱厲司禮監韓贊周叱志孔
使退將議處分士英恐失良玉心諭寬志孔竟釋之已
具疏請序謂南中諸臣大逆不道謀立疏藩臣與諸將
歃血祖陵誓勤兵江干共持大議何云棄陵渊為党人
主使希引左鎮以要挾　皇上為門戶出力兼發原任
錦衣衛劉僑私書有黃渊借名助餉勒眾三千語自此
朝端聚訟矣渊復疏劾士英不報時有以渊此糾為正

吳甡小人其攻士英實扶良玉非能循名責實

念臺之疏真攻馬阮及四鎮所謂射人射馬擒賊擒王但為中外群人切齒

議者工科都李清言于御史㮣可聘曰以謝科士英所謂以燕伐燕也鄭鄤不救翕輔文衮孟聆敖君子與攻小人同一偏題耳可聘是之

戊寅封左都督常應俊為襄衛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應俊以皮匠負上脫危初授都督世錦衣人以為濫望至是復進世封

左都御史劉宗周請賜鳳陽以圖興復命宜付史館宗周册次近頗既言今日中興大業含討賊復仇無以表 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何以作忠臣義

士之氣互討賊以第曰據形勝江北淮鳳等處雖立重鎮尤重當在鳳陽以駐總征之師蓋中都天下樞束把徐淮北控豫州西傾荊襄南金去陵不遠以此漸擬漸進秦晉燕齊必有應者曰重藩屏地見賊而逃總由督撫非才弭壓無術即如淮揚兩節鉞不能禦亂賊南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授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家眷浮舟于遠是倡逃也于是劉澤清高杰有家屬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其又何誅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一撫一鎮皆可斬也今宜加重撫臣責以弭壓鎮臣勿

誤督臣以濫爵制武功可否曰慎爵賞覩征所至問士卒甘苦身與共之一面分別各帥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汰俟歸重則并奪伯爵畢功既叢畢法並伸無不用命夫以左帥之傾覆而抑高劉之敗亦抑詎為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中璫從之臣恐天下解体也曰嚴僞官燕京既失有受命而叛者受僞命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仗命而逃急宜分別定罪為戒將來其或陰陽詭秘為賊行間尤當誅絕此四者于討復賊仇之法亦畧具矣而更有言者當此國破君從普天皆當致死幸

而不死反屬陛說益增天譴除豁典不宜概行外此後

一切銓除仍請暫停行俟少存負罪引慝之誠又言

皇上戡亂伊始知無刻不以討賊復仇為事而鄙恠廷

匡甸朋以求絕無一舉動可慰 先帝之靈者臣請進

論之當賊兵入秦晉漸偪畿南京師洶洶然大江依

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遣一人一騎北進以壯聲

援致賊長驅犯闕坐視亡危緣平日既無料理勢不得

不以君父為注則封疆諸臣之應誅一既而 大行凶

問確矣諸臣便應枕戈決戰以贖前愆而方且仰擬恩

于南中爭詔與國之策卸兵柄于閫外首卻定策之功

總督張國維起承 先帝命反滯家園意在卸擔則封

疆諸臣之應詠二夫諸臣不勝言進兵猶曰事無稟承

迨 新朝既正位臣謂第一義必先道北伐之師不然

亦馳一介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赴塞上夷王兵

激仇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所在苟微

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

不然而亟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擣燕都九邊諸督

鎮移甲鄉於出其不意事或可為而諸臣又不出此也

天假之靈令吳三桂奏功將置滇南中兩目于何地則
舉朝謀國不忠之愆誅一嗟乎　先帝十七載憂勤可
對　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雖古今未有之慘
而食報臣工如此之薄何怪泛逆諸人纍纍若若朝君
臣而暮絕仇昔人云死者作生者不愧仰惟　陛下毋
發哀痛之詔將　先帝十七載遺事大書特書布告天
下而後乃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號
奏中外禁勅
命肅朝班。

湖廣巡按鄭湖疏糾原任巡按王聚奎命從重勘議

聚奎先為御史劾楊嗣昌再劾陳啟新被廢及起推楚撫至長沙赴任因人心風鶴城不可守奔還武昌故糾

己卯禮部更議思宗廟號以請詔仍舊

時忻城伯趙之龍疏言思非美稱援諡法核禮臣顧錫疇改擬正宗以諂閣臣弘圖圖執前擬上重違其意命仍之

庚辰詔于明年正月行郊祀禮仍遵洪武合祀制

辛巳大學士馬士英疏薦謝陞張捷命九卿科道公議

疏言二臣清執無黨又非逆案宜以陞為吏部尚書蔕閣御捷為吏部侍郎皆阮大鋮意也　初士英以為大鋮致中外拼議意稍折一日閣中推詞臣詠言已故庶吉士張溥可惜士英曰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輔臣曰廣咲曰公哭東林賢者亦東林耶士英曰予非畔東林者東林拒予耳閣臣知周復從臾之頗有和解意及左都御史劉宗周疏自外至大鋮等宣言曰廣寔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回而為陞遑等之疏出矣或曰激宗周上疏者在籍礼部郎中周鑣曰廣不知也然人終以宗

若得此策則四鎮為
不敢輕窺矣亦不言

周既為正

陞本任左都御史徐石麒為吏部尚書工部左侍郎何應瑞為本部尚書戶部右侍郎張有譽為左侍郎趙登萊巡撫徐人龍兵部右侍郎王一心仍原官刑部右侍郎人龍以不謹察

陞御史王燮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南京破燮降北復為御史

詔于七月初二日恭迎聖母

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請增防三輔命覆行

大兵一下張總出去也

蹴言為閫之道必居重方能馭輕從來為江左策者無不曰守河而後可以守淮守淮而後可以守江控荆襄而後可以固建業今日事勢漸覺不同蓋患在外者當以燕薊為先而虞在內者更當以根本為急我 高皇帝建都江南于滁泗滁和等處皆屯重兵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今 皇上已封四鎮控勁兵於守江北矣獨不曰江南不可狃乎請除舊設水陸額兵外另于南京城外設戰兵三萬少亦一萬五千統以能將雖力訓練倣漢設京兆之制爲鄉廷中樞其沿江下也請

于京口設戰兵三萬、少亦一萬五千、統以能將、練力訓練、爲蘇松常鎮之外藩、淮南之屏蔽、以爲朝廷東輔其溯流而上也請于蕪湖設戰兵三萬、少亦一萬伍千統以能將、練力訓練、爲徽州寧太之外藩、淮西之屏蔽以爲朝廷西輔中輔譬腹心也腹心固然後可以運四肢左右輔譬兩翼也兩翼強然後可以捍頭目無事分守有事互援用前則三路應兵如用爲內地虎豹之勢異日則三路進剿即以爲中原恢復之略如是而後天子尊嚴中興之功可次第舉矣先是吏科都李沾亦言國

家倣藩鎮之意分設諸鎮然考唐之節度非盡武臣也上自楚鄖江皖以暨豫淮上下江陵等督撫各宜假以便宜厚其兵力使與諸鎮指臂地錯然後無事可相維有事可相援大諸鎮權重而督撫權輕不可也督撫諸鎮俱重而京師輕尤不可也是必補足京營舊額一十二萬然後可以成宅中制外居重馭輕之勢臣謂當今有計者須督諸鎮各畧星列以壯藩籬而天子內揔六師以重根本意與國祉既頹然竟寢說者以為畏四鎮猜也